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九

序類

送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陳君五器序

爲西曹郎署之長其外擢得副按察司之事用人者若以是爲常格焉豈以其於明刑折獄爲獨優耶夫百官之事各有司存因當因能而專任之然頗有才識通明體兼數器惟其所用而咸宜者則又不可拘拘於常格矣陳爲莆中望族五器之尊翁員外郎闇齋先生及其兄寀吉士五瑞從兄提學副使子居學得於家傳世習五器之素所講明有不待於外求者

故其才識器業自異於人五器初中乙科嘗署掌獻之教事則能育人材底成績既登甲科嘗出知南樂縣事則能立異政名薦書及入爲郎屬在戶部屢督國儲遷刑部屢聽大獄則人皆以廉能著盖所謂惟其所用而咸宜者茲由西曹郎署之長而往叅山西布政司之議用人者之於五器殆不拘拘於拾乎嗟乎天之立君皆以爲民也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三者盖不容一廢故設官分職雖各有攸司而皆不可以輕視焉若刑獄以治其爭奪學校以明其倫理循行勸課以遂其生養五器已

歷試而優爲之然向之所處猶卑譬則水之在澤其勢不能以旁流而遠漸也縣之於心宜有未慊焉者今地望既尊統理益廣猶決川灌物沛然而莫之禦吾見五器之賢聲將由此而益著也雖然今吾民方苦群盜攻城邑剽村落所在蜂起爭奪之患已非刑所能禁閭左之民漠然無親上死長之義乃或交臂而從之倫理亦晦而不甚明矣推原弊端大都由於生養之未遂而所以遂其生養者則在藩牧諸公誠心端己以倡率守令講求利病而行罷之聞五器之治南樂道不拾遺蝗不入境此古良吏之事非其誠心

端已不能致也倡率守令使守令皆若而人又何患斯民生養之不遂乎是惟藩牧之體而亦用人者所以簡任賢才之意也五器行其同寅孫君德君輩來徵予言以為贈予於五器有埸屋一日之雅乃不辭而為之言

贈弋陽醫學訓科黃君廷珎序

黃君廷珎故廉憲石崖公之季子也幼嘗習舉子業瀕於成矣公既即世廷珎以毋老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也因棄其所學留意於軒岐之術久之若有得焉頃弋陽醫學訓科員缺邑大夫舉廷珎可代上

之大官暨天官曹試可遂命供職其任凡吾郡人士之寓京師者莫不為延珍喜予及鄉貢進士楊君成之太學生張天秩與延珍有瓜葛其喜尤深延珍將歸二君固以贈言為請予不能辭也惟黃為吾郡著姓自蕉憲公以詩書起家兄弟子姓接迹仕途今延珍又以醫進褒衣危冠優游鄉梓亦可以為榮矣況醫仁術也昔人有言士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蓋以六氣外淫七情中蕩而人之疾生焉聖人為之醫所以補洩節宣濟其夭札而躋之於仁壽之域也使醫或得耶則調燮之功濟人之效實可與相埒今

一邑之間有廷珎以爲醫之領袖詎非斯人之幸哉

雖然弗可以易視之傳世不三不可以爲醫也折臂

不九不可以爲醫也今通都大郡精於醫者尚難其

人而況於偏州下邑乎醫而不精則以陰爲陽以陽

爲陰實其實而虛其虛者有之矣廷珎之於醫可不

慎哉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有疾病死瘍者使

醫分而治之歲終稽其事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

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盖欲人知所

慎也廷珎歸能勉旃其臨凡十邑之業於醫者必繼

其功之上下而勸[illegible]之廷珎則以[illegible]倡齊者皆廷

之門而除德所鍾必食其報黃之蕃衍昌大且將有見於今日者矣斯言也亦仁者贈人之義廷珎毋以爲迂而不之信也

送署指揮同知陳君節之守備山陰序

山陰守備員缺兵部言義勇左衛署指揮同知陳君節之可用詔是之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司諫周君子庚素知節之喜其見用於時且將樹功勲以展才器也以予與節之有瓜葛請言爲贈予知節之而爲之喜亦不在周君後即無請或不容默況重以請耶節之性穎敏髫年即知力學既長世其官爲忠義左

衛指揮僉事弘治甲寅大司馬鈞陽馬公憲武弁不知將畧請擇其子弟之秀異者入武學以時肄習而節之與焉於時節之甫弱冠能尊師取友相與揣討期底于成以稱上意越五年遂中武舉陞署職得入團營爲立威營把總涖訓練之務凡在營十有三年以廉自勵士皆畏服大司馬華容劉公亦器重之先帝因山陵之舉改忠義左衛爲泰陵衛其屬欲得賢之涖衛事劉公謂敎閱尤重乃留居義勇仍舊職以者有詔大臣各以所材而大傅新寧伯譚公首以節之薦于上[illegible]益多畧各衛之舉以武開合縣

民之事詰奸以牧人必伐盜誅此之儒者或不能
悉而節之乃心存之誠可謂武弁之傑然者矣茲擢
也或者猶爲節之不滿豈以山險阨小而不足爲耶
昌黎有言天下之患莫大於不足爲而才力不足者
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備材不足者先事而思
其於患也有間矣然則節之之自處將安所擇耶況
臣子之於王事無險易無大小無輕重惟其所在則
盡力焉蓋事無常勢以爲易也而或險以爲小也而
或大以爲輕也而或重燕之攻齊既已下其七十餘
城則惴惴即墨若不果下矣然田單守即墨卒不能

下七十餘城皆復爲齊此昌黎所以謂守備在得人而不足爲無言天下之大患也近日山東之事可鑒矣小邑得人則城池如金湯而賊不敢犯大郡非人則開門延敵而弃以資焉節之慎哉慎毋以山陰僻小而不足爲也

雙節詩後序

信之境山奇而峻水清而駛而人之生其間也亦或肯之顧不能摧戢蘊藉以就夫渾厚和平之氣耳亦宜有以使之也然其矜嚴尅厲以志節相高鄉有其俗而人安其習則又有足多者矣萬源在郡治西北

數十里其山水清奇尤為予所賞愛予雖未即其地跂而望之意必有高潔不凡之士鍾其靈秀而出於其間以顯名於當世既而得令夏官主事鄭君毅見其篤志好脩卓卓朋儕中固已心異之然憂患相仍不見君者久矣頃至南部君持其所集雙節詩見示予讀之知君之賢蓋有所本而有源之靈秀不獨士君子鍾之雖婦人女子亦無媿於覽結之名勝也雙節者祝為姑婦孔貫甫年僅二十有六而發孫一曰麒於時纔六歲劉為婦歸麒年三十有二而發孫一曰潤於時纔十歲鄭氏一脉之微至麒與潤岌岌乎

殆甚矣賴二毋辛勤鞠養幾絕而續潤今且六十以
毅封貴而毅之才猷禮器可以遠到無疑二毋之有
功於鄭氏何其大哉夫抗志抱節在士君子猶以為
難故當流離顛沛之秋往往喪心失守蒙詬而貽笑
況於尾弄閨閫無境外之志者乃能卓然有立皭然
不緇與峻嶺清流爭高闘潔於覆載之間蓋甚難矣
而況姑始之婦終之挺乎貞松勁栢之並聳炯乎堅
冰美玉之交輝求之叔季頹靡之餘尤不易得也是
不足以見鄉邦習俗之美耶昔游女有難犯之貞共
姜守靡他之誓皆見於國風蓋人倫之大王化之端

亦不可泯焉者然則諸公之作萃於茲集固秉彝好德不容已之良心而其有關於世教也大矣予況鄉郡於是可無言乎因書以為雙節詩後序

送湖州府推官俞君顯之序

永豐俞君顯之與予生同郡舉于鄉同年情好甚篤也累上春官不利今茲始授湖州府推官以行予賀君大郡得良有司君遜謝曰某凡品也佐茲大郡不敢不勉焉以求無負於　明天子賢公卿擇人任事之意雖然竊有憾焉今之用人也甚拘崇庳顯晦率循其始進之資其既擯於賢科其塗甚隘雖心之克

盡亦豈能淩厲胥溪而副其初志也耶予因謂之曰君之族在　國初有為都御史而受知於　高皇帝者矣其人實起草萊固非由科目出也特以其操履之正材器之優遂陟顯融樹功業載之簡冊播之鄉邦至于今不衰君可畫於常調而懷苟且之念乎矧今　上明習政體總攬權綱方留神於群吏之治而冢宰馬公又能因特用法以望揩資自下位而超遷者往往有之蓋以振士氣而作人心迎治機而弘化理其道固宜爾也君茲行惟其盡而息焉毋盡其心則已矣苟能不盡而息存乎其進未可量也君之識

主於聽獄獄始於有所爭爭始於有所欲也有所欲者其是非曲直不能自辯故求明決者而聽之而聽之者非一無所欲其明與決必有時而不能用欲任之稱亦難矣而湖廣大郡沃豐民阜趨欲而群爭者視他或相倍蓰君之心亦不可以不盡也苟盡其心能舉其職斯可以獲乎上而治乎民歌譽之若聞官資之崇顯莫不自我致之所謂盡於職事乃所以求知非欺我也若其心既盡其職既舉而人不我知宜歌而謗與宜譽而毀至此其責蓋有所在吾可以無與焉亦何憾哉昔程淳公之爲令也以視民如傷四字

揭諸座隅范文正公之為司理參軍也日抱具獄與守爭是非未嘗少撓持二公之心雖天下之刑可理也而施之州縣之間亦無毫髮之不盡君於是乎可以得師矣矧出遭盛時吏課明而賢路廣君行矣惟心之不盡職之不舉焉是懼又何憾哉君矍然起謝曰非年家契分之厚不如是之拳拳也其顧勉之予遂次第其語以為君贈

壽封翰林編脩栗齋先生羅公七十詩序

封翰林編脩栗齋先生泰和羅公以丙寅夏四月初吉壽七十中朝大夫士作詩賀之從其季子膳部主事

欽忠允恕之請也公嘗爲國子助教其長子允升既
及第入翰林遂致其事而歸時公年僅六十後數歲
其仲允迪及允恕復同年登進士第公里居家食養
無所托允升乃出翰林往爲南京國子司業因迎公
就禄于官而允迪且爲兩浙轉運之倅公往來乎其
問遊觀極湖山之勝甘旨享水陸之珍自他人處之
亦甚樂矣然公之心拳拳以奉先恤族爲務其就養
也桑梓之念未嘗少忘今年春司業君乃疏請扶杖
而還當公懸弧之旦獲稱觴膝下以爲壽而運倅官
所去庭闈亦僅千里迎居之間可以時遄獨膳部廉

京師南望孫雲龙如旦暮於是往干能者作為此詩將寓歸以致其祝願之意間持以示予欲一言冠其端予與司業君在史館為同官契誼甚厚常運倖及膳部又辱有塲屋斯文之雅於公之祝烏能忘言哉既諾膳部取詩而观之其題皆傳記所録神仙之事如曰華陽巾曰灵壽杖曰鶴翎扇曰鹿皮冠則仙家被服也曰安期棗曰韓終李曰玄鹿脯曰青精飯曰麻姑酒曰王母桃則仙家之食飲也曰鍾山芝曰廿谷菊曰金莖露曰石髓泥則仙家之方餌也膳部豈不知神仙之説渺茫荒忽而不足盡信哉况公以君

瀛之儔標登瀛之號而無上界官府之煩安閒帶
實兼有之使世外果有神仙未必能擬公之樂也然
自周于以來其術已蔓延於天下士大夫往往喜談
亟訪□選其真其術尊崇而自愛焉耳人子於其所
生愛之尤切則能泂然公又烏能不從是以致其祝
願之私耶夫早服重積之道以静為本即吾儒所謂
仁者静而壽之意也公為人寬厚慈惠其引年又在
未老之日性尚恬淡世味一切泊然不以累心非所
謂仁而静者歟今茲之壽固非偶然而致者矣聞公
步趨尚健聰明未衰終日手一卷不釋與寄所到發

爲文詞猶欲與少壯者角其才力邀樂境挾親友登覽吟嘯不以倦辭此上壽之徵也司業君文行高古望資台嵒運倅及膳部賢聲宦績皆藹然有聞榮名盛福之集于公者殆不可以一二數謂神仙不足以擬公之樂殆非誇誕之語矣諸詩之意大抵因題致祝而於此未及焉予故推廣之以爲公壽

送長蘆運使邢君時望序

鹽課仰以給邊苟其法常通而無弊即有緩急可以紓吾民飛輓之勞而消意外難[illegible]之患其在古則劉晏足國之功不可誣也然今之弊也甚矣 先皇帝

勵精庶政录　准而下之故

上即位之初以其意載諸詔令雖貴臣嘗被横賜者悉奪其引目寧償大農之價議者又慮夫隱利窟蠹未能旁搜而盡絕也請遣大臣持憲節分行南北咨訪而興革之可謂重矣下以為弊端未易卒除而使者不能歲遣曷若精擇鹽司如劉晏所謂通敏廉勤之士重其任而責其成焉則勾檢出納之間自不至背公黷法牢盆之課何患其復虧入中之利何患其復壅也頃長蘆運使缺吏部疏用武庫郎中邢君時望補之君在郎署以通敏廉勤聞是誠得其人矣而談者猶拘拘於

年資地望疑君未能意滿殆未嘗深察用人者之意而亦非君子用世之心也夫苟爲官擇人則雖筦庫之微猶不可以非才處之而況運使實鹽官之長乎苟有意於安邊足用則雖法令脩明財貨充羨之時猶必求奉公憂國之吏焉而況當鹺政廢弛之餘所賴以舉偏救獘尤不可以不慎乎才如邢君其自待宜不在晏下乃今居晏之任亦可以行其用世之志矣異時建明樹立果與晏同使當時賴之後世稱之則區區崇次何足芥蔕於其胸邪雖然處腴者毋嫌於自潤近膩者常恐其易汙在我處之惟確乎其不

可振寧嚴無弛寧激無隨而後昔之弊庶乎可革矣之則庶乎可與不然未見其能濟也君將行其僚友長安君承裕來徵予言予與君為同年友故以是贈之而無所諱焉

送樂君鳴殷令宣城序

鳴殷之志不凡而其才則初試於宣城也人之才因事乃見而予於鳴殷之往必其為良吏無疑則以其志知之也鳴殷天資穎敏能日記數千言其少也困於貧窘無以為游學之資年近弱冠始從其從父濤之來京師受業於太史濮君和仲太史予妻之兄也

歲乙卯予復至京師太史爲予言鳴殷敏而好學其
志甚篤使其不怠當必以博雅有聞於一第宜若
拾而無難者不數年鳴殷遂成進士如所期在樂氏
可謂元宗之賢子弟矣而其嚮往甚正行義甚高太
史之捐館也鳴殷服心喪甚戚不遠數千里自臨川
赴姑熟拜其墓慰其老母孤兒歷數旬而不去盖㣲
子之於師能篤終始之誼而不以存亡異態如吾[illegible]
[illegible]者亦流俗之所僅有也仕常爲身擇利往往以州
[illegible]爲徒勞鳴殷念其親春秋既高則惟祿養之急亦
[illegible]將以情乞[illegible]錢乙[illegible]

今玆之行安與就祿於計甚迂察其意甚樂喜滿屬
守與一歲九遷類視彼志於速化將乎外以爲親榮
者其誠僞何如哉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
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
族也故一事之鳴殷於其生之教之者既能以誠報
之矣則其於忠事吾君也宜終身以之而況於筮仕
乎雖大且重者將優爲之而況於一邑乎蓋仕非無
才之病惟志之病有其才而志不足以帥之者有之
矣未有有其志而無其才者也鳴殷之所持循樹立
不苟如是非所謂有志者歟然則食吾君之祿而息

於其職猶吾君之與民而措且毒之早作夜思惟貴與富之為畐而不克自拔於流俗雖忝所生負所學而莫之親焉恥好名畏法者猶知所擇而謂有志者爲之乎此予於鳴殷之徒遊知其為良吏無疑也鳴殷尚益堅厥志斯其才亦隨以廓而其利於人也將益弘矣

送何君一元知富川縣序

予性踈慵苦酬應一日自史局歸將入門豫戒從者勿通刺謁冀靜坐庀餘以少袪俗慮而樂安何君一元已張拱候于門內不肅之以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數書

發而讀之其言文甚殊不類其貌已其志壯甚哉不類其年也傳謂孔子取人猶失於子羽而取向之於嚴茂必以其言知之豈虛乎哉其後侍御陳公崇之與予邂逅又亟稱其人之文行曰君久困於有司而其事親甚孝居喪在堊室不御酒肉皆如禮無違公予同年友也嘗長君鄉邑知君為深則君固非空言無實之士矣蓋君之先以儒輩相禪代不乏人在宋有諱時字了翁者與文信公同年第進士勤王之舉實從公崎嶇兵間瀕於死而不悔在元有諱中字大靈者以請父嘗為宋士班臣與代而其學弘深誠博為吳

文正楊文安元明善袁伯長諸公所推服其忠貞高尚之跡載之史傳耿耿不磨君之志不以遲暮而衰豈汲汲於名者哉殆欲仰繼家聲不媿為忠臣高士之後耳頃者君拜富川令詣予告別因懇請一言為贈且曰純之先世交名卿皆辱賜之文詞具在家乘先生毋純辭也顧予學殖荒落媿無以副君之請況君篤於孝行而念念不忘其先則必能移之以為忠推之以為政而亦何俟於予言之贅耶雖然予嘗以中外之官自公卿以至百執事皆不可以輕授也而縣令為尤重百官之職非其人皆不易以稱也而[illegible]

令為尤難夫民為邦本所謂心之體舟之水存亡載溺胥此焉繫而不可以忽焉為之父兄師保而與之最親使之樂生興事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令之責也是不亦重乎下之察我者詳而上之臨我者衆名辨集或於民有刻覈之怨先受利或於公有懦緩之譏是不亦難乎柰何世之類以為輕且易而莫之恤也故少壯者恥於徒勞則驟遷數易雖有及民之惠而未必究其所施衰遲者自分其途之隘又往往晝而息焉如昔人所謂求其貴而不得則為嚮之圖者亦有矣嗟乎士之幼而學也蘄以見用於當時而番

聲於後世不徒泯泯而已矣如了翁生當叔代猶欲勤癖國難以爲不朽圖而況遭際盛時天子授以親民之職士君子以爲至重而難稱者苟其民宜之而職以稱聞可與古之良吏並列雖三旌之貴無以易之而區區之富又奚足言耶史氏之法於良吏必書君尚勉之哉予能爲君執筆用附于君家二傳之後云然後君之孝尤足稱矣君尚勉之哉

乘驄拜慶序

侍御豐城熊君士選奉　上命出按廣東謂宏有鄉曲斯文之雅將行過而告曰吾父封御史介軒先生

及吾母彭孺人壽皆望七而吾世父蘇軒先生已踰七而望八矣茲行道出吾里獲登世和堂奉觴上壽喜慰之極有不能自言者幸假辭以發其情豈惟一時樽俎之華將熊氏家聲之不泯於是乎有賴焉蓋士選以弘治乙卯領鄉薦上春官明年丙辰遂登進士由是出宰平湖又數年用薦入臺自始別膝下至于今已餘一紀竊意慈顏入念匪朝伊夕即夢寐亦不能忘特委質公家義不容顧其私耳衣繡乘驄奉使而還不必田車取道得拜慶于堂下誠人生之至榮人子之至樂也予因問世和之所以名又知兩

先生友于甚篤毅軒之於士選撫而教之與己子同
後以食指漸繁議將異爨則曰吾弟之子能力學以
亢吾宗宜有以資其費也介軒曰吾家之裕吾兄之
力居多焉宜有以報其勞也允賛與産以義固讓是
在世俗所難能而僅見者斯干詠子孫之盛必始於
兄弟之相好棠棣謂妻帑之樂必歸於兄弟之既翕
然則士選之凝亨逖亨榮名固惟兩先生和氣之所
醞釀乃克致之而今日之歸非兩先生之令德壽豈
亦奚足以為榮耶在漢萬石君家以孝謹聞其子慶
相齊齊國慕之不言而大治史氏紀之以為美談在

唐狄文惠公盡心王室功存社稷君子謂虞取日
貫瞻雲一念之所推蓋忠與孝常相為用孝弟
行於家而不能盡忠於國者也士選為人[illegible]仁厚
無讓守其家範而不渝雖道路奔走之間[illegible]屺瞻
依之念則於揚名顯親宜終身以之而其事[illegible]之著
於天下於後世可追逐古人而與之並無難矣況行
脩於已夫人可以勉而能之慶出於天其得與否蓋
有不可必者宏之先世父少叅公所以愛宏猶毅軒
也先少卿之所以事兄猶介軒也而宏欲如士選今
日之歸則已矣乎而莫能遂矣用是益知士選之榮

之樂為可慕也士選歸以予言為兩先生壽而先生必呼酒盡歡以予言幾為得其心若謂是足以張熊氏之家聲則予豈敢

送吉安太守任君象之序

均之為守顧郡有大小劇易而治之異宜其大而劇者恒難其人以其地望之高非才望之優者弗能稱也吉安統縣惟九環地二千里在吾鄉為大郡誌稱君子秀而文小人險而健大率民風士俗好訟負氣恥出人後士自游鄉遂校邑能囂囂然議政事之得失閭閻細民於法比條貫類知肄習輕重出入之際

雖老吏或不能欺故其賢而仕者往往危言激論劇切當世以孤忠直節稱重於天下然豪宗右族喜爭好勝互相誹訐寧破家蕩產而弗䘏獄訟之多文移之冗亦他郡所無其為劇而其難理可知矣而當道願以屬任君象之非以其才望之優耶君嘗入讀秘書以文學有聲館閣出為憲職數月即能吐直辭以振頹綱排異教風裁凜然雖坐是不容未嘗悔沮歷兩縣一州乃守石阡所在以治行聞儒術吏事君實兼而有之故 命下之日吉之人士莫不以得君為賀而殿讀徐君舜和侍御蕭君升崇復來督予言以

贈其行予幸與君同年進士郎從君處文墨之地而於民事吏責百不能一二識世顯以儒腐視之兹將何以為君贈哉顧嘗讀史漢循吏傳竊以為西道固之所以名吏為循者盖深懲俗吏專尚嚴酷以為能而不知德教禮讓可以化民而善俗也何以知其太當漢之時潁川多豪强號為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趙廣漢黃霸皆領潁川守也廣漢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雖奸黨散落威名流聞而潁川之俗遂多讎怨及黃霸代之力行教化而後誅伐由是百姓興於行誼至於田者讓畔道不拾

遺獄或八年亡重罪囚治為天下第一自漢與言循吏以覇爲首而廣漢不與焉兹非所謂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之州效耶今之吉鄗猶漢之潁川也先是嘗有效廣漢之所為而立威名以媒進取者矣然終有媿於勝殘去殺之道而民未必有去後之思也如覇者有望於君君固優為之而無所讓焉聖明在上留意吏治安知鳳凰神爵不復見於螺川之境邪若夫采輿人之誦以續循吏之傳則固舜和職也予亦不得而辭

送推官蕭君若愚赴重慶府序

甲子之秋予忝主應天試事得若愚之文讀之喜其醲郁贍麗演迤汪洋如入京洛行名園奇葩異卉光灩奪目如觀春溪之漲奔流赴壑其勢沛然而莫之禦因置之前列決其爲壯士無疑也及開卷題名監試提調諸公賀得人如出一口闔棘既撤見臺省諸老先生賀亦如之明年若愚試禮部其文復在高等予於是亦自賀鑒識未爲甚謬蓋不但爲若愚喜也比者若愚授重慶府推官詣予告別遂作而請曰世賢向也知誦詩書弄筆墨以爲文辭而已懸情政體之習也今茲筮仕大郡惴惴焉惟不免於子產之

識是與先一身何以成我乎予以職文字於氏請政
體非其所素練媿無以爲若愚告然嘗聞仕之於齊
事雖異而理則同窮經固將以致用也且古之工文
辭者莫如韓柳歐蘇數君子其裝綴割裂儒者亦嘗
病之然考其捌歷設施情容卓偉有吏師所不能及
者惟其平生所學蘄於有用非特爲聲華利祿計也
若愚果有志焉取向者所讀之書體之於身試之於
事必求不背於古人之繩尺則考據之博正所以爲
設施之資藻績之奇亦足以爲緣飾之具而又何事
於他求哉抑若愚之所專理者一郡之刑獄也刑獄

之理於廉政爲最難非威不足以折剛險之氣非明不足以照奸欺之情而廉公又其本也以魏獻子之賢而梗陽之獄誘於重賂非閻沒女寬之善諷幾以賄喪其名以君陳之孝友施于爲政宜若無可恨者而成王之訓命猶諄諄以私徇爲戒蓋非廉則威必有所不行非公則明必有所不燭治獄之道固莫有切於此者矣才如若愚其樹立造詣可遠可大於佐郡乎何有而亦奚俟於予言然其請不可虛辱也故以是瀆告之

陳氏譜以龍山名厥惟舊矣其在臨海則今侍御公崇之因從父克齋先生之舊而續焉克齋先生因曾大父鈍靜府君之舊而續焉由臨海之派上遡于東陳自源而委幾世幾人仕不仕必書娶某氏必書享年幾必書卒日葬[illegible][illegible]嘉言善行必書嗚呼可謂備矣家臨海者宗將仕廿八府君以其由僊居而始遷也家儲灘者宗左轄府君之次子某以其由永康而始遷也家龍山者宗百二府君之後某以其由東陽而始遷也而皆以百二府君為祖焉支分本一合之而無遺析之而不亂衍之而無窮盖倣眉山太宗

譜法嗚呼可謂善矣其世世傳寶之文必切于譜者姑存之爲别録嗚呼其於疑信之傳可謂謹矣合臨海僊居永康三邑之族食指逾萬雖貧富靡齊而咸知務學好禮力本勤生以逐末執藝爲耻雖服屬已盡而歲時慶吊之禮猶相往來不敢視爲途人且儒紳仕版代不乏材其最顯能亢其宗者在宋則百二府君爲通政左輔府君爲國子司業文與行重於當時在元則將士之長子和齋爲上蔡書院山長在

國朝則克齋先生繼其考勿齋公俱左布政使論世者謂勿齋亂而敬克齋簡而廉皆一代之偉人也侍

御公又能世其家學所存不苟所至未可量嗚呼可謂盛矣先生與侍御公蓋欲保其盛也故於譜不敢緩焉而思孝敬圖顯永二語實冠諸篇端卹貧供祀之莊又以義立斯譜也豈徒以地望相高者哉　夫族以氏別氏有伯仲歌斯哭斯勢不能久聚也漸遠漸分則豐約異享富貴異處至於相忌相咲相戕相靡者或不免焉惟念其本之一也則於所當愛者自不能踈其所當尊者自不敢慢其所當救者自不忍其無所歸先生所謂思孝敬者此也況夫族之大由於多賢而家有餘慶非積善不能致萬石君孝謹之

風衰史氏以爲賤李相昉子孫能世守其家法談者侈之先生所謂圖顯永者此也嗚呼陳氏之子孫九通是譜者尚思所以保其盛哉予忝侍御公同年進士有子孫世講之好焉故承命而爲之序

壽封禮科給事中韓公序

封禮科給事中前苑馬錄事慈陽韓公生於我太宗文皇帝之二十有一年於是歲在癸卯至今皇帝之十有七年歲在甲子蓋八十有二年矣黃小焉於永樂洪熙中丁丌 於宣德正統壯且強焉於景泰天順艾焉且耆焉 老焉於成化 治之間計其生

下所歷耳目所聞見盛衰得失不知幾何而儔侶之髫笄弁合至于今尚無恙者不知其復有幾也而況有子實賢而貴長愚夭以庚戌進士拜禮科給事中今為戶科都給事中公所從壽封者也仲文博與予同登丁未進士由鄭令擢為御史前鴻後雁並處華近凝然負遠致之望其季歷亦相繼祿仕于京公優游宦邸就其榮養視陸賈擊鮮之約蓋有間矣而含況滁猶石家之建慶也肩廷序立猶陳氏之堯叟堯佐堯咨也雖在古其難哉而況於今乎況於儔侶乎六月初吉為公初度之辰在諫垣與愚夫同官者之

公賀焉在臺端與文傳同官者之公賀焉在朝著與
主君爲同年爲同鄉者之公賀焉公以烏紗白髮主
矜筵而引壽斝怡愉婆娑可圖可頌不知人世之福
復何以加乎此也予觀之世有篤義方之教成其子
者矣而或不克享其榮知服餌之術以引其年者矣
而或不克延其壽有子矣有年矣幸逮其養矣而未
必臺諫入於一門且膝下也豈天所以賦授于公固
偏厚之耶抑公生長太平鍾敦龐粹美之氣獨異於
人耶抑賴吾　君建其有極歛福錫民而休徵所感
見諸人瑞固有然耶然非公德器深厚足以迓續

髯受之亦豈能臻兹盛哉姚江邵君文盛羅山劉君東之臨川王君資學又皆同年也先賀期來徵予言以助公父子之喜予非能文者然誼不可已也於是乎書

送山東布政使司參政倪君舜薰序

古者卿牧相承以致阜成兆民之治牧雖遠處外服而職任之重畧與卿等舜之咨牧實在分命九官之先蓋天之立君所以爲民也牧乃爲君養民之官其重可知矣今諸藩之布政使即古所謂州牧而其亞爲參政參政之秩雖稍卑職任之重亦與使等使而

至此一再遷遂可爲卿之佐非中外之資深望著者固不可以驟得而輕畀也邇者覲禮既畢諸藩多缺員吏部擇可補者列名上薦而都水郎中上元倪君舜薰拜山東布政司參政舜薰以成化丁未中進士甲科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得益讀中秘書以充廣其學識出爲工部主事克勤職務再進至郎署之長今已歷官二十年其資不爲不深而才望在人者久矣矧以宗伯文僖公爲之父冢宰文毅公爲之兄臺閣之儀章國家之典故又素所練習焉者故是擢也誠若有得人之稱而予輩與舜薰同年者又喜其柄用

之有漸也舜薰行地官史君文鑑考功揚君名父來
就予謀所以爲贈者惟文信文毅兩公爲翰長天下
號稱文章家而舜薰亦嘗掉鞅文苑予將何以爲贈
哉抑予起自田畝習知民事萬有一焉可以裨舜薰
之聞見者頃還位著仰見
聖天子延訪聽納拳拳焉惠愛黎元可謂千載一遇
則又深爲天下喜賀而欲舜薰上體德意廣布之於
窮簷蔀屋之下於以稱承宣之任而無負也夫今之
天下號爲治平戶口之盛漢唐所不及然民間之疲
弊亦甚矣粟米布縷力役雖有常征而無名之費不

時之需又紛然雜出乎其間閭里小民雖豐歲已無儋石之儲而州郡吏兵之廩亦或不繼惟其無水旱之乞夷狄盗賊之擾上下相欺猶可以苟安而無恐也此皆爲君養民者所當蚤夜深憂而預爲之計況山東密邇畿輔西北邊鎮於此乎仰給東南歲運於此乎取道實天下喉襟最要地尤有不可忽焉者也除貪刻之害講儲蓄之利省無益之文移因其官而思大舜惇德允元之訓因其地而守孔子節用愛人之語則表率端而多稱職之吏惠澤溥而多安業之民承宣之任乃克無負吾之所望於爾羣者如是

已由是副士望結
主知由岳牧而漸進乎六卿安知不復繼文信文毅
之芳躅耶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楊君志道序

故少宰文懿楊公處禁近論思之地四十年其道德
師表海內而學以六經為本嘗語學者謂文章不本
於經為無用之文章政事不本於經為無用之政事
故其子弟群從繼公而起者若今少宰碧川先生廷
尉貞菴先生太叅君維德太守君志行其文學之淵
懿宦績之竒偉卓然為名鄉才大夫皆無愧於公之

家學縉紳間論族望之華者必以四明楊氏爲首焉志道則公之季子也往遊太學時大司成丘文莊公少司成補菴費公見其文深器重之而予亦與賞識之末自是辱交志道又因志道而知今侍御金君惟深三人者氣味既投遂相與爲麗澤之會予每過志道與之上下其議論真所謂虛而往實而歸者蓋志道既精於易而於詩書三禮三傳類能含咀其英華採剥其膏實爲其漸於家學者深矣後二年爲成化丁未予三人俱成進士爲同年予忝載史筆處碧川館未獲受文懿公之教而志道乃屈爲司寇之屬予

甚愧之然予徒汗玉署竊餐錢於時事無毫髮之補
每誦伐檀之詩不覺背汗之流浹也志道自主事進
貟外郎又進郎中所歷江西廣東二部皆劇地而廣
東部無統禁衛理之尤難志道於聽訟處當必核情
罹法訖于咸福人無寃呼大司寇更數公皆賢志道
凡章奏必志道看詳乃上議者以竒請他比猥瑣不
可行屬志道刋定布之天下得非㙜閣故事非黃瓊
不能練習而用儒飾吏寬倪寬董仲舒之所優為耶
志道在郎署已久由是而超遷鄉寺之佐者往往有
之志道無吝心焉於是用薦出副四川臬事拜命之

日予方有事於南造報使而北則志道西征之軔發矣聞之金君志道乃有意於予言夫以志道文章予素所推服而其政事之精練又予所能窺固無以爲志道贈也抑予嘗讀易竊觀噬嗑取用刑爲義之象矣聖人之心以爲成天下之治者必始於合天下之情合天下之情者必始於去天下之間而去間則在於刑獄之用也以今觀之朝廷之德澤欲流於四方有貪吏猾胥爲之間焉則壅而不流矣閭里之冤抑欲達於州郡有强宗豪右爲之間焉則蔽而不達矣用州去間以合天下之情在內服則司寇是已在外

服非監司之責歟志道初為主事於江西部也其所噬殆六二之膚及其郎中於廣東部也其所噬則六三之腊九四之胏矣茲行則其易者可知矣雖然於胏固利於艱貞而後吉於乾肉亦必貞厲乃無咎焉聖人之戒不以居尊而遂弛也志道深於易者於予言其有取乎若夫位望之崇如木升鴻漸以大震其家聲以益享文懿公未食之報在志道有不必言者矣

送雲南按察司副使王君傅資序

聖天子臨御既久圖治益勤中外大吏必擇才且賢者用之庶幾克稱任使以輔成太平之化邇者方岳群有司率職入覲吏部奉詔考覈有所黜焉復薦廷臣之可用者往補其缺於是王君其自監察御史擢提刑按察司副使而其地則雲南也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古爲夷邦至于今列郡尚多獠猓雕題之俗其西南隣與吐蕃交趾諸種落犬牙錯入而北抵川貴東接廣西大抵皆蠻獠溪峒喜人怒獸叛易而服不常頃年來輙以變告故仕者未嘗肯擇是而往矧其地黄金白銀江珠井貝象齒犀兕馴禽義雀寶㦬火

毳旄氈瑊罽諸珍異之貨名于天下在漢已有所
者富及累世之譏故好脩悪涗者又不樂往焉君素
厲氷蘗貪泉之詠可以自信不疑而士大夫獨疑君
不能無遠去之憾君掀髯而笑曰有是哉如仕者必
擇地而居則遐方僻壤將舉而棄之何以昭治朝服
遠之功而溥王者同仁之澤也某無似特臨川一布
衣耳遭時釋褐僅二十年已荷金緋之寵且以平蠻
積閥其俸入視常秩有加方惴惴焉以未知所報為
懼而爭遠近之擇哉君同年黎君乾兆及奉常屬禮
闈語壯之以為予告予曰王君誠賢矣然嘗聞者為

地擇人而處君於遠則未能無意也蓋古今天下之爲治者期于吏稱民安而止耳吏不能皆稱也民不能皆安也其汙其潔其戚其休皆吾君吾相所欲周知而熟察焉者乃於徼所藏歌誇罕限刺舉興革之權實於監司乎寄之深乎嶺徼之外荒忽之區勢又不能以遠及而於監司之擇其何可以不慎則王居之膺是薦司徒以循資旅進視之乎君初爲令在大縣擢御史兩較重地縣令之於滯民賦甚親也而有德於其民御史之於按吏權甚重也而無媿於其吏所謂才且賢而可以寄君其其人也而所存負畏亦

從又能不擇地而安如此則輶車所歷吏畏民懷張喬賈琮殆不得專美於漢而九重無南顧之憂必矣是故可為遠人賀也既而君將行秋官黃君汝寅大理劉君主信大行人吳君宿威相率來徵予言為君贈盖諸君皆君同鄉而予實同年也誼不可辭遂書以贈之

送太守張君濟民之潮州府序

今天下為郡百五十其守必進士起家鮮或由他塗以進者即有之不能十一也士登甲科以來必敭歷中外久之以才賢著聞而後乃與茲擢故或由諫垣

或由臺察或由六曹郎署之長計其資序多至二十餘年鮮或以資淺而超遷者即有之不能十一也蓋以守之事任爲甚重而其選用不容以不重耳夫今之爲君牧民者由守而上有監司焉由守而下有縣令焉縣令雖有欲爲之志然其所處者卑而無遂事之權事之可與否係乎其上上之人有制焉者莫得而專也監司雖有可爲之權然其所統者廣而非親民之職令之行與否係乎其下下之人有欺焉者莫得而知也惟守處其中澤可以究乎下情可以通乎上上不能制而下不能欺　漢宣帝所謂平政理訟

使民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獨良二千石能之信哉斯言可謂深知其重者矣然則余之選用何可以非其人而輕畀之哉潮爲广左雄郡頃缺守吏部請以姚江張君濟既[illegible]之濟民丁未進士也初爲儀制主事尋改駕部再[illegible]郎中在曹屬已二十年而其望與資稱故得與古璽之稿談者知濟民茲往可以副重任而無愧矣而吾儕同年於濟民猶不能忘言者則以仁者之贈在況受直不靳焉刻有弟兄手足之情者耶始予讀漢書循吏傳見其所載者僅六人蜀則文翁膠東則王成潁川則黄霸渤海則龔

遂北海則朱邑南陽則召信臣皆郡守也蓋不能無疑焉豈吏必守郡而後可以備名乎既而斷諸時務得其故如前所云乃知孟堅所錄深有取於宣帝之言而欲天下民生之各安其業非守得其人信不易致也其後忝在史氏每幸百五十郡之守有治行卓卓如六人者當特筆大書以增汗簡之重而其人顧不可多得焉則又竊疑上之人所以綜核而勉勵之者或未盡如宣帝之時也惟今上臨御既勵精政事二三大臣又能仰體　聖意選用賢良以爲天下先蓋計轉移感動之關將必有翹然而起以踵古人

之芳躅者矣嗟乎百五十郡之民予固願其樂安而
行五十郡之守予固願其皆循吏也然使有如六人
者果出於予之同年則又區區之私願焉濟民其懋
之哉

送大叅翁君應乾之任廣東序

國家設三司以總治於外其專職民事者布政也訓
迪之初且以承宣冠之豈非欲其仰承德澤而宣播
於黎庶乎王者爲天牧民其德如雨露之涵濡必匹
夫匹婦各得其所而後其責始塞其心始慊然輦轂
之下耳目逮焉奉行者苟非其人猶未能保其無所

壅閼況遠在萬里之外欽濂之下冤於勢尤難然則承宣之任又烏可不慎擇其人哉頃廣東忝政員缺吏部請以精膳郎中餘姚翁君應乾往補之廣東在嶺之南去京師幾萬里連山陰限而鉅海隔敵其間民夷雜居而海島諸蕃又環境而內嚮不幸撫之非人則梗化干紀呼號和應至貽　當宁南顧之憂如珠崖之在漢黃賊之在唐儂智高之在宋固往鑒之明甚者故古稱嶺南置帥率常重於他鎮非虛器也而今也承宣之佐爲之翁君當道者爲地擇人之意從可識矣翁君之先大父介石先生以易倡於其鄉

而其嗣甫大參公已成進士佐方伯及君復料鄉薦
登甲科選入翰林得盡讀中秘書以益充其所學及
出爲禮部之屬歷主客祠祭精膳凡三署十有七年
其勤勞廉慎如一日事有未便必思變而正之予所
知者如籍庖丁之數俾均糈者有所據而冗食者無
所容此亦利民之一事也所謂文章潤身政事及物
君蓋兼而有之即以爲承宣之使已恢恢乎其有餘
地而況於爲之佐乎然君之資歷在部屬爲最深前
此六七年今大宗伯盱江張公已薦君材任藩佐而
今乃始得之在常情未能無汲汲積漸之望也予比

數見君君未嘗有幾微見於言面而惟以職之難稱爲憂蓋君嚮識過人而又精于易易於屈伸消息之理示人甚悉而仕進之義則惟以漸爲正故以交位言之如君之循資而進不失其序可謂于磐之衎衎也茲行勉盡承宣之職以上結 王知則于陵之應久而必合豈三四所能終隔耶君之行凡與君同爲丁未進士而留仕于朝者謀以言贈而予以少誼當執筆於是乎書

壽黎母太孺人劉氏八十詩序

應天諸郡巡按者歲滿當代都御史引御史二人來

御道東西跡以請　上命居東者往則新喻黎君乾兆退就常列已喜于色出見同朝復喜于言予竊訝焉豈其欝欝臺居久無遂事之柄茲行得如昔人攬轡澄清以大行其所志耶不然則奉使而出亦憲臣之常事耳乾兆奚爲其喜之甚也因訪其鄉袞若都諫張君經載秋官陳君徒夫則知乾兆之毋太孺人劉氏以今年秋七月某日壽八十當使命之未及也望雲之思持環之夢匪朝伊夕往來于中者久矣及夫請　命之際東西指顧惟上所嚮又有不可必得之虞迺今緣乘驄之便遂戲綵之歡惟忠與孝兩盡

無憾然則乾兆之喜豈不宜哉數日乾兆命畫史繪海屋添籌之圖將持歸以爲太孺人祝又徵于太[illegible]士作爲詩詞以歌詠之四牡之詩有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蓋深念使臣之勞於行役而闕於奉養也今　上嗣大歷服紹承休烈方以孝理天下而乾兆幸際其盛得假王事以遂其私恩而無害於公義諸君子爲之助喜發諸聲詩固明倫厚俗之義歟且百順之福皆人所深願而其彼與之權天實司之不可以必得也若太孺人之壽躋[illegible]而[illegible]子孫滿前耳目完足又以乾兆之貴

享祿養而荷恩封可以謂之百順矣矧乾兆今日之歸豸翟交輝親戚具在壽觴迭舉絲竹駢羅人生之樂何以加此是在他人所不可必得者太孺人蓋兼得之夫豈偶然而幸致哉惟太孺人天資端淑其相贈御史竹坡公克修婦道竹坡事繼母簡以孝稱而於異母諸弟未嘗以貲產傷友于之愛太孺人實有助焉迨竹坡捐館每以繼述勵其諸孫乾兆與其兄乾明乾乾象乾元或隱或仕各脩其業孽子龍最幼太孺人撫之無異已出稍長遣入庠序學亦有成夫挑夭之宜家鳲鳩之一德在古昔以為難能而太孺人

能之天之福之其不以是乎哉乾兆忘識高遠務爲顯揚之孝如不疑之恕玄暢之廉孟博之忠皆其素有蓄積以來無負於太孺人之訓而將以順適其心者吾意太孺人之福蓋未艾也諸詩以韻限律拘而於此或未及焉予故因乾兆之請而僭一序諸其端

送福建按察司副使陸公君美序

閩藩統郡惟八西北抵連山而東南岸大海抵山者謂之上郡則建寧邵武延平汀州也岸海者謂之下郡則福州泉州興化漳州也琉球日本諸海國去閩僅數千里而彭湖黿鼉高華諸島嶼隱然可數於烟

波濤淼之間奇貨珍材以售於華人獲輙數倍故濵海冐禁之民往往通賈胡駕巨舶倚風濤旁午出沒或乘以鼓行攻刼而下郡輙騷動無寧居於是有備倭巡海捕盜之役各以文武將吏領之而餽鑲輸將則及於上郡以其重也特置副使一人秉璽書以涖之蓋蜂蠆之毒不可以不坊而衣袽之戒不容於不豫萬一下郡不寧則上郡之民豈能帖然按堵而其意外之變又不止可為八閩慮也頃者副使缺吏部請以監察御史四明陸公君美往當其任閩諸君之仕于朝者彼此交賀問之則曰公往年嘗按吾閩

激揚行罷動合憲度風裁凜然茲其所專莅若以部特全閩之十五以事特監司之一職而山川險易目所習見也風土謠誦耳所習聞也夫以其試諸大且難者而臨其小且易者則海道必肅以清而吾八郡相安於無事之區可坐而待也予以謂講武籌邊蓄威待變固國家設官之本意然嘗觀之古人其弭盜安民蓋不恃乎武力之強而招誘綏懷殆有出於其威之外者若龔遂之於渤海張綱之於廣陵祝良之於交趾是已况陸公先聲之所震恩信之所孚而又重以今茲之命吾見致豚魚之感革鳴鴞之音其為

可賀豈特如諸公之所云云而已哉公之從祖大司寇康僖公才望器度傑然在人耳目蓋嘗以濟美期公公茲暫司外臬望與資日深以重康僖之名位理可必至其及人之澤豈一方所能專然病之於醫暍之於蔭以爭先得之爲快此閩人所爲自賀而不能已也諸君聞予言欲書以爲公贈而試御史李君仲陽實來予於公雅厚不能讓也公行取道鄉邑見家宰碧川先生於甥館幸以予言質之

脩江周氏世德録序

福寧州周君公儀之伯兄都憲先生與先世以少年

先輩相繼登壬辰乙未進士同仕于　朝而公儀及
予因得在京師以文字莫逆于時皆髫稚也其後予
與公儀亦先後登丁未癸丑進士同仕于　朝而公
儀官西署職刑獄號爲劇地剖折之暇又能以其餘
力紬閱百家之言作爲文詞稱重流輩即專門名家
或不能過予甚愧之公儀頃示予所編周氏世德録
予又知公儀昆仲之所以賢而且貴者盖本諸世美
之濟而所謂德厚流光非虚器也周故望吉水由參
謀始徙州之曉田於謀之子貲夫徙于龍故坪榮夫
徙丁田而貲夫之子與聞徙居王巷與聞子八泰甚

曰維肴役從禎溪源遠末分散處脩江之上者亡慮千突詩書之澤流衍益盛蓋自宋迄今九八世矣茲錄所紀合數族仕得若干人實周氏之賢而有德可以爲子孫之法者若參謀之仁至於活千人賢夫之義至於捐千金而不惜視古之厚德自謂必興者未知孰重而孰輕也而周氏福慶之源於是乎始浚矣故其後處者以行義聞仕者以勳名著若大使之忠可菴之孝尤傑然在人耳目未食之報遂於公儀昆弟發之而其將來之福尚未艾焉語曰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脩於已而慶出

於天譬之稼而收粒而穫未有徒勤而無獲者然欲責報眉睫收功旦暮其勢亦不能然欲鼻祖耳孫沿仁襲義不息以息而後榮名盛福可以延綿昌熾於無窮故有餘慶必歸諸積善之家而積云者百年以世之謂也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觀於周氏可見矣嗟乎百金之産歆守之以為世業一器之重欲傳之以為世寶祖考之於後人莫不以是望之子孫之於前人因以是為孝也而况於世德之懿乎宜公儀既屬煅讀徐君舜和各為之贊以繋其後其於潛德之光發揚表大可以百世而不朽矣而又欲予一言以

發其端其意若將假予二人者以警勵其後人俾知燕詠之不徒作也予豈能言哉顧於誼有不得而辭者於是乎書

送四川少參史君文鑑序

郎中溧陽史君文鑑在户部幾二十年嘗巡牧廐犒邊餉檢災餓內勘役倭地分詮綱運而總督邊儲以才識行業受知前司徒陽曲周公今天子嗣極司徒韓公夙夜拳拳於裕國救時之務日進屬吏咨諏大計方喜得史君而用之吏部以年資序遷百僚於是請陟君爲蜀藩參議而其所尋理若建昌等數郡之

兵餉也談者謂今茲經費日廣財用日屈君久於錢
穀究知利病宜在大司徒左右贊襄謀慮計其所補
當必優於一方明韓公亦以失君不樂而予輩與君
爲同年進士者則又有離合之感焉於是循故事責
予言以爲君贈贈之爲言增也若以增益其所不能
也君負通敏幹濟之才而深沉有度平居自視慊然
如無所能遇事小心畏慎不敢自暇自逸以是屢膺
任使無滯務無乏供即事之至重且大者宜優爲之
而况於一方叅佐數郡之兵餉乎然則予何以爲贈
也雖然予嘗聞之理財者必在於知取予之術達依

見六變使足以上供國用而下於民無損焉夫然後爲策之上苟徒以取辦爲功逃責爲巧則凡少有才力者皆能之 ○ 又何足異乎夫以戍邊之卒倚寻待哺民間歲輸 ○ 雖圭撮莫得而虧即歲歉必取盈焉蓋敵攻城守胥此焉恃亦其勢然也而其飛輓之勞不可勝計大率斛以輸斗兩以輸銖其費出於民者甚多而其實濟於公家之用者不能十一且其出納之際貪吏奸民又重爲之蠹有司者苟徒以取辦爲功雖吏責可逭焉而於民病果有瘳乎其在漢唐羅浑中之穀以制羌變廣振武之屯以償負租經營

籌畫皆出於職守之外當時用之足以省費而民與國兩利焉不知於今之勢為便乎否也若劉晏所謂理材必先養民戶口滋多賦稅自廣實古今不易之論而尹鐸之急於保障則尤在邊者所當知而不可以為迂緩焉史君於此講之熟矣而又何俟於予言萬一於予言乎有取雖進而理天下之財可也

賀封咸寧知縣趙公八十序

人之所同欲者官勲也爵祿也子孫也是數者皆謂之福而惟遐壽者乃克享之不然雖三牲之養萬鍾之富不能有焉子孫之多且顯不能逮焉則人所最

歟者壽也而壽非福之首乎壽莫永於仙仙人之居
曰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
不遠蓋嘗有至者羡門高安期生及不死之藥皆在
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自齊威宣燕
昭王以至秦皇漢武皆使人入海求之而不可得由
是觀之仙之有無固不可必即使有之亦必居山林
絶倫類離人而立於獨百順之福舉無與焉知吾儒
名教之樂者於此又奚慕哉世固有年高福偕夫婦
偕老而子孫衆多目見其榮而躬享其養者是誠可
謂之仙而仙者或未能及若封君趙公文祥是巳公

少治經舉進士屢試弗利乃遊太學卒所業久之主合肥薄能以清慎自持成化丙午公之第三子令大名别駕君宗善舉于鄉公曰是足以償吾願矣遂拂衣歸蓬萊又十年爲弘治乙卯公之第四子宗道繼領鄉薦後四年登進士第出尹咸寧又四年用薦入爲御史以前治縣有異績 天子賜勅褒之 恩隆所生於是封公如御史初秩公配徐爲孺人公壽今八十蓋優游林下者已二十年而徐孺人僅少公五歲其子凡六人孫曾合諸婦數十人歲時二老坐堂上烏紗翟翠粍帔華髮子婦雛拜庭所鴈鶩行序捧

壽觴以進頊兄抗音懽動閭里所謂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非虛言也御史君譙勤愼重克脩憲職顯揚之孝此其權輿耳自御史君以下其季守德及諸孫應隆方遊庠序務遠大以勉承公志凢人所欲得者公槩得之謂公爲神仙中人豈不可耶矧公之鄉邑實以蓬萊名且公所居蘆洋又蓬萊濵海勝處於焉吸扶桑之淑景飡南嶺之朝露境與心會脩然自得而福履凝之所謂三神仙者果足以勝此耶二月十有九日爲公初度之辰與御史君同在中臺者若干人篤僚友之義喜公之壽而榮也乃推王君用楫張君

文翰徵予以爲公賀於是乎書

梅莊三慶序

庚戌之春宏以職事叨侍今閣老石齋先生楊公同考試禮部試先生得今尚寶司卿吳君懋貞之文讀而奇之擊節嘆賞謦欬旁舍試請以觀信乎奇氣勃勃非養之深厚者不能造及見懋貞而譽之則曰吾父梅莊之教也懋貞入爲諫垣出佐方岳餘二十年持心制行確乎不苟終始如一日而又以其餘力玩索理學深窮奧窔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焉者予每見懋貞而譽之輒曰吾父梅莊之教也吾聞梅莊

公美姿長髯讀書好古其赴義勤甚而計利則踈其
接人和甚而對妻子則嚴其見君子恭甚而於達官
貴仕則不肯少自屈下蓋與梅之甘處寒歲而不競
春華者類以之名莊將以表其所志而其德誠無愧
焉懋貞又克奉嚴訓周旋罔失是父是子世豈可多
得哉懋貞之勲名日益以顯而公之壽亦日益以高
矣今年實躋八袠十月十有九日爲其初度之辰懋
貞縻職守不得歸獻壽觴請予文寓歸致慶盃以養
公之志也予惟南陽有菊水味甘而芳居民飲之多
壽壽或至百餘蜀之老人村有溪中多枸杞根如龍

蚍飲其水亦壽有逮見五世孫者斯二者徒資杞菊之芳潤遂能引遐筭而制頹齡矧公以梅自況守固神完而形與氣隨之是宜天祐神聽其年與德日進於無疆也夫福以好德爲全而壽以令德爲樂非德而壽識者鄙之故昔人謂靈壽之於孔光菊潭之於伯始且將因其所托而辱焉其詞雖激而充類至義理有同然者可以草木爲無知耶若衞武公之進德老而不倦賔筵之作懿戒之作人至於今誦之而淇澳猗猗之竹亦賴以流芳於不朽斯可謂之壽而悠矣然則公之德無愧於梅梅而有知安知其不以

公爲嘗思[illegible]未嘗公[illegible]壽耶[illegible]之萬而[illegible]以
皆物之遺於是乎書此[illegible]以懋貞前此
於公之耆之老嘗一再致慶乎

送山西提學憲副石君邦秀序

藁城石君邦秀與其弟學士君邦彥先後魁順天鄉薦同登甲科爲名進士出知汜水以廉慎恩愛著聞爲良有司入中臺巡外藩能恪守憲度振肅風紀爲才御史頃山西提調學校者以病乞歸吏部推君可代遂擢憲副以往大夫士莫不爲兹藩士類喜而頌當道之知人也蓋提學之任在監司爲甚重非文章

政事無美如君者莫宜居之翊君之先大夫嘗歷茲藩而其民風士習又君所飫聞而稔識者乎然亦有為君惜者曰君受知故院長浮梁戴公及今院長安成張公方總領三法司之事其持論甚正務欲別白人材聲稱凜然從幾於趙清獻使久於其職風裁論議稗益於天下者當不可一一計而乃以外臬屈君雖君之心不擇官而仕君之才不擇地而施然用人者先一方而後天下無乃失輕重之宜而於士論未小慊乎予聞之憮然而亦未敢誌以為然也蓋為治之道莫急於用人而學校所以育材實其本原之

也由今觀之自公卿以及百執事凡見用於　天子
敎不由科貢以升而其始則皆府州縣學舍游泮
之士也易之養正也在於蒙禮之禁惡也貴於豫
故始進不正未有能繼之以正者學校之所繫其亦
不輕而重矣譬之作室必萃衆材而揀選之然後可
以備棟梁榱桷之用而山林培植之始尤不可不慎
焉萬一名材見舍而散木是珍一旦責之明堂工師
苟以代匱而用之其爲害可勝言哉茲惟提學之責
而升黜勸沮之間人材之盛衰治道之隆替恒必由
之其任顧不重耶夫別白於人材既用之後其爲力

也難皆養善類於未用之時其爲功也大吾意若君之樂爲此而不慕爲彼也平陽蒲阪爲堯舜故都當時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因本於司徒典樂之教而河汾大儒師道克立則房杜溫李彬彬輩出貞觀之盛有賴焉石君苟有志於行古之道陶成賞識之下孰謂無昂霄聳壑之器耶君同官何君道亨趙君時憲聞予言而是之請書以爲君贈而予辱與君爲同年友也雖其言不足以爲君重亦烏容辭

壽封南京吏部主事楊公七十序

封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楊公元育明年壽

七十三月五日乃其初度之辰其子泮爲刑部員外郎每爲予言欲啚便展省稱觴膝下而㕁于官守未能遂也則來謁予言將寓歸以爲公壽而予門宾畢太史汝舟復爲之致其懇予之舉于鄉也實與刑部公年於壽公安可辭公嘗種栢于軒窓之下因以栢自號即其名考其實而得其心之令德而壽豈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故詩人之祝壽欲其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南山之不騫不崩矣而必以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繼之於此見松栢雖微而與南山日月度長絜久而無疑矣記禮者又云

松柏有心故能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然則二木之
所以獨茂而難凋者惟其貞心勁節自異於蒲柳耳
公世家貴溪爲宋寶謨閣學士敬之之裔世德未衰
而書香漸遠至公復振而發之與人交誠篤謹厚恭
而有禮平居自奉不恥儉素而於周恤貧乏未嘗有
靳自刑部既貴非公事足跡不入城府親故或以私
請必厲色拒之其剸飭刑部尤拳拳義利之辯公之
持心操節能自異於流俗如此則其以柏名軒宜徒
高自標榜而務爲藻飾者哉[illegible]蘭愛菊擬於昔賢蓋
有氣味相符彼茂而此悅者矣古服松脂食柏實以

延其年而登列仙之籍者彼徒藉草木之精英以克壯其氣體而其功猶然若公之心之節槩與栢同登於壽域以爲鄉社之光非偶然而幸致也公雖老于山林不獲與杙幹菌桂並貢于帝庭以效其用而刑部乃以平恕敬慎有聲即署其材與器且將備明堂梁棟之需茲所謂樹之以德者歟刑公聰明未衰而齒髮尚固由此屢膺錫命之榮有不可必者其與軒中之栢坐閱歲華而永受天澤又何異焉此圖刑部壽公之意也

贈林君賢卿令新會序

莆爲人物淵藪其俗以勳業譽望相高文章節行相勵故凡由科目而仕于州縣者在朝之大夫士例徵言以贈之豈惟敘朋舊之好道繾綣之情蓋喜其乘時奮跡而其志可行且欲勉之以循良之績庶幾增河西之美而不貽隴西之慚耳林君賢卿以己酉鄉進士往令新會其姻家黄内翰希武乃以贈言予屬且曰賢卿行篤而志高宜不負仁人之婿也予問其詳則曰賢卿幼而失怙生事窘甚能力學授徒取其貲以養母脂膏滫瀡或與嘗者不殊撫其弟爲之冊娶弟歿則撫其孤姪與予同其鼎次于京也攜其

及從弟之貧者以來　不以桂玉之費動其念
以內行之淳篤賢卿殆　愧焉賢卿之學於取一第
也何有而乃屈於小官知者惜之然賢卿方以職在
子民得行其志爲幸盖民生之戚休吏治之得失賢
卿自謂能灼知其故觀其高自負許直欲與卓魯齊
擴至於處腴自潤則尤賢卿之所恥也予聞而嘆曰
賢卿其誠賢哉使其行日加脩而志不少渝則豈不
足以追逐古人而與之並哉夫君子之學莫先於明
義利之辯決取舍之幾苟所喻在利放於利而行則
謀慮經營惟適已之爲便其幾既熟雖家庭骨肉之

際亦相與以利而相視如塗之人然其視他人之肥瘠如秦之與越固宜然矣若是者舉而加諸民庶之上又何望其能息爭而善俗耶其甚者處分聽斷惟賄之得衰遲者藉是爲歸老之計少壯者藉是爲速化之資於是竭田里之儲不足以盈溪壑之欲奔競貪殘上下相染民生日困而敗亂隨之究其源本則以義利之不明故耳賢卿有如是之行可謂篤於親而厚於義者使其高居而施且將以君陳孝友之政文正贍族之仁推而及之天下區區一邑之小又奚足治耶昔之爲是邑者若寧都丁侯彥誠以廉平惠

作於白沙陳先生先生賢者也不妄許可作史者將取徵焉百世之下丁侯可與卓曾齊稱而其人為不朽矣使丁侯亦徒為歸老之計速化之資則愛民之心何由而遂及物之澤何由而施即使貴且富於一時安知新會之民不史沙而齮齕之至于今猶未已耶賢卿志於卓曾則丁侯不足慕矣吾見新會之政有成而莆人之望不虛也希武聞予言以為可以堅賢卿之志也遂請書以為贈予乃書之

贈南京大僕寺卿魏君秉德序

兩京各有卿寺以領群牧而南寺在滁魏君居北寺

爲少卿六年矣頃用薦陟南寺之卿爲君賀者曰君以成化丁未登甲科雍容禁闥踐歷華要僅二十年已居列卿之長視之同年爲最先如駿馬就道蹀躞騰驤頃刻已數千里且其春秋甚富如日方中即緩轡徐行於咸池夕秣無難也自儒生遭際論之可謂榮矣或又曰徐自歐陽公作守以來山泉林壑之美聞天下誦公之文者莫不歆慕嘆賞欲往游釀泉幽谷之傍一快意焉而洗然衮衮京塵素衣盡化譬則轅駒局促未必無驊騮之恨君茲得名勝之地自公多暇時一登覽詠歌以陶養性靈發舒志意不亦樂其

矣哉予以爲是則然矣而未必得君之心也夫士負明敏之才挾經濟之術莫不欲見用於當時而非得位居尊則勢有所不行而澤有所不及鹽車之驥見伯樂而長鳴者正以千里之能無由而一奮耳故古之君子遭時遇合致位卿相誠幸其志之得行而凡政務之得失民生之利病弛張興革汲汲然以爲己任惟後之恐此其心豈徒榮遇之誇而已耶今政之病民者多矣而馬爲甚領養無隙戶孳息有常期芻牧之地或僅存頃畝之名南與北皆然也惟馬之務得而不恤民之勞未有不爲東野畢之御者斟酌損

蓋廣幾關之利而民罔病是群牧皆與有憂責焉而君且爲之長竭其心徒勞過之謗豈知君者耶且游滁者非一人而歐陽公獨有聞於後世不以其有救時行道之心乎知公者謂一泉一石非公之樂也必其君優游而其民給足然後公之心始慰滿而無恨君嘗在諫垣材良器備嚮往甚正吾知其所立必耻出公之後而不徒志於山水之樂矣君將行其同寅胡君世榮及儀曹許君文厚謂同年之契宜有言以爲贈也予遂以是贈之

送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何公序

南京以文臣參贊機務昉於正統之初而首膺是任
者少保黄忠宣公也蓋自永樂之末　文皇帝巡狩
北京　仁廟以春宫監國維時蹇忠定公楊文貞公
皆以宫僚輔導實頼貞觀中房玄齡副留守之意其
後定都于北則以守備之事悉付之内外重臣迄於
英廟嗣統文貞方秉國柄又言根本重地宜擇老成
忠直之人往贊留務而忠宣時爲南京户部尚書遂
以命之百餘年來屢更屢代非其人不肯輕畀於是
兵政肅而民生安國本固而王業永輔臣謀慮之遠
先朝任相之專皆可以爲萬世之式嗚呼休哉頃者

參贊缺人　上命擇才望素著者以聞廷臣合薦刑部左侍郎新昌何公可當厥任詔擢公南京兵部尚書賜璽書飭遣之公以己丑進士敭歷中外四十年在郡縣則爲循吏在中臺則爲才御史在方岳則爲賢監司至於陟中丞貳司寇常職之外又屢將使命懋著勞績如治東南之水患按閩浙之大獄賑徐兗之荒歉籍荊襄之流逋在他人齟齬而躊躇者公皆談笑處之恢恢乎有遊刃之地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況位高而心愈下齒宿而猷益壯則當新朝膺重托孰不以爲甚宜而無歉哉公遷官之明日大司寇

長興閔公適以老乞歸或者惜公之去而願其留恨成命之不可改也宏開而嘆曰是烏知根本所繫之爲重耶蓋我　聖祖龍飛即都建業而後四方次第削平談者誦其功超越萬古而復詔至謂子孫百世難忘江左之民則南都爲根本之重可知矣夫以文武之興本於豐鎬而洛邑之建徒以便朝貢毖殷民而已然留後保釐必篤棐如周公孝友如君陳克勤小物如畢公者而後命之誠以天下之衝形勢所在防閑俻禦之機不可以一日弛而儀刑鎮撫又不可付之新進喜事之人惟委任得宜隱然猛虎之在山

此若巨防之制水斯可以折奸萌而消亂釁此先王馭世之微權而畢命所謂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之意也況建業固今之豐鎬其重非洛邑比則公之建旃而南豈得以區區遠近為勞逸哉公往與內外重臣協心一德奉　天子之威命守　聖祖之成規俾政務秩然而振舉人心翕然而服從老成忠直之譽忠宣將不得專美於昔矣大夫士固以此望公而亦公之能事也公行有日西曹故為公屬吏者來督贈言宏素辱公愛不可辭也於是乎書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九　終